

父子

金巴

8571
325

新光小說叢書之一

父子

巴金著

目錄

賴威格先生.....	一
復仇.....	一三
父子.....	二九
管墓園的老人.....	三九
一封信.....	四七

857 6
325

賴威格先生

日子過得很快，我們所喜歡的星期日又到了。早晨跟了母親在禮拜堂做了彌撒。

這一天天氣真好，鳥兒在樹上歌唱，陽光照在一片綠油油的田上，自由的空氣包圍着我，我很快樂，我想唱歌，我想跳躍，我想叫喚。

「媽，這幾天河水漲了，正好釣魚，午後我想一個人出去，到大石橋邊去釣魚，好嗎？」午飯的時候我對母親這樣說。

「好的，」母親和藹地望着我，「只是你要答應我早點回來，明天的作文你還沒有作呢。」

「自然，」我這樣答應了。我心裏說不出的高興，剛剛喫過午飯，一刻也不能忍耐似地就拿釣魚器出去了。

我們住在那古堡底腳下，算是在一個斜坡上，路是石子舖的，不十分寬，還轉了兩個

彎；走下去，是一條馬路。穿過馬路向右邊走，有一個廣場，再轉一個彎，就看見那美麗的河。

我一邊唱，一邊走，遇見一個同學，便和他握手，或是遇見先生，或幾個認識的商店店員，便和他們招呼行禮。

「彼得，你去釣魚嗎？祝你有好運氣，」那個金頭髮蘋果的正街格南書店裏大姑娘笑嘻嘻地對我說，我在河邊新橋頭遇見了她。

「日安，曼麗姑娘，」我笑着回答，「謝謝你，我是到大石橋畔去釣魚的。」

「好，魚釣得多時，可以送我一尾嗎？」她戲謔地說。

「可以的，只要我底運氣好。」

「再會罷，」她笑着點頭便向前走了。

我回答了一聲。我站住身子，掉過頭看了她一眼。她底粉紅色的衫子被陽光照着，顯出了奇幻的顏色，與她的散開垂下的金色捲髮配起來，更是美妙得很。「這女子倒不錯，

很可愛的，不知誰個有福。」我心裏這樣想。

她已經走上了橋，向對岸走去了。我便繼續走我的路，起初還有點在想曼麗姑娘，但過了幾分鐘，我又把她忘在腦後了。

我很快活地走着，時時把頭向四面張望，覺得周圍一切都是可愛的，世界真是美麗得很。我很快活，不知道要怎樣做纔好。

我走進了那稀落的小樹林，披開兩旁的草，踏着軟軟的土地。路愈過愈底下去了。鳥在樹上唱得很好聽，我也和着牠們底歌聲唱起來。走不多時，樹木漸漸少起來了。在我底前面躺着一片傾斜的草地，那一道高高的堅固的大石橋顯現在我底眼前，三個大的橋洞露在水上，好似三隻大眼。我慢慢走過去，走到橋洞下面，看見那紅的跡印，記着某年某月河水曾泛濫過了橋洞，有若干高度。這我不去管牠。我進了橋洞，立在那里叫了幾聲，回聲非常大，非常有趣。我又走出來，擇了一個乾淨的地方，放下了釣魚器具，便把身子躺了下去，伸伸四肢，覺得十分舒服。我直視天空，天空真是一碧無際，略有幾片白雲在飛

舞，我底眼光跟着這幾片雲跑。這雲真是變化無窮，幻成了許多形狀，我似乎進了童話裏的國土。

有時候還可以聽見人在橋上說話，男的女的都有。過了很久又有一隻船從橋洞那邊駛過來，那老年的漁人是我認識的，我照例和他交換了一個「日安，」隨便說一兩句話他就去遠了。

過了一些時候，我躺得沒有趣味了，便站起來，整理好釣竿，放上餌，然後坐到河邊去，就在橋洞旁邊。

對岸有兩三株柳樹，樹枝往下垂，柳葉差不多拂着水面。樹身上鎖着一隻小船，船上沒有人。水不停地向前流，緩緩地，永久連續地，同時發出有節奏的聲音。水面上散滿了無數的明珠，在陽光之下跳盪。我安安靜靜坐在這優美的境地中釣魚，我希望能夠釣着許多尾大魚拿去送給曼麗姑娘。我差不多屏息地注視着水面。

線似乎動了一下，水上起了幾個泡，我連忙揚起竿，沒有捉到魚，但餌却沒有了，原

來我當初沒有把牠穿好。我另外把餌穿上鉤，又把線放下去，靜靜地望着水面。

過了一些時候，水面上起了幾個泡，線動幾下，我歡喜地揚起釣竿，果然一尾小魚掛在鉤上亂動，我收了線，把牠取下來放在籃子裏。然後又穿上餌再把鉤拋下水去。

就這樣子地過了好一些時候，我已經釣到了好幾尾的魚，可惜沒有一尾大的。我專心注視着水面，並不注意周圍的一切。

忽然間一個灰白色的東西從後面飛來，落到水裏。「洞」的一聲便沉下去了。水面上起了一個圓圈，漸漸擴大，最後擴大到沒有了，水面又回復到從前的狀態。等到我回頭看時，一個孩子底背影兒在後面的坡上爬，向橋上爬去。

「誰呀？」我裝出發怒的聲音問。

沒有答話，可是背影兒像是阿伯爾。我便叫道：「我知道，是阿伯爾，我已經看你了。」然後我又掉過頭去釣魚。

「哈哈，」有誰在我右邊起來。奇怪，我掉過頭看，原來是賴威格先生，我們底歷史

教員。他站在我底旁邊。

「賴威格先生，日安，」我說着正要站起來，他連忙按着我衣肩頭說：「就這樣坐着好了，不要起來。」

他俯下身子，微笑地揭開我底籃子，很和藹地說：「你底本領真不差，已經釣了不少的魚了，」他用手把籃裏的魚撥弄了一下，「送給我好嗎？」

「先生，你要的話，一兩尾是可以的，」我直爽地說，並不加思索。「可是不能多送，因為我答應送給曼麗姑娘了。」

「我說着玩的，」先生微笑地說，又站直了。「我在你這年紀時，也是這樣。……送給姑娘們。是的，少年人通統是一樣的，沒有分別。……我看你們真快樂，我從前也有過這樣的生活。可是現在我們底時代已經過去了，完了。現在是你們底時代了。」

賴威格先生據說是在我們底學校裏當過了十年以上的教師，也許他最初來這學校裏當教師的時候我還沒有出世，可是現在他還在教我們這一班的歷史和其他兩三種的課程。他

現在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了，他住家就在新橋畔，家裏有一個管家老太婆。他有一個姪女嫁在北方，一年裏也許在暑假時候來看他一次，他沒有什麼嗜好，可是他底好學是很出名的。他家裏有不少的書籍。他一天除了到學校裏來教書外，就躲在家裏讀書，在那一大堆書中討生活。很少看見他到外面來玩。像今天這樣子的事是不常有的。

他撫摸着額下的灰白的鬚鬚，似乎有點感傷的樣子，但仍保持着他底微笑。

「先生很少看見你出來玩，聽說你是在家裏用功。可佩服呵！」我親切地對他說，我們是素來佩服敬愛賴威格先生的。「不過，年紀這樣大了，正可以休息休息哩。像我們年輕的孩子總是把用功當作一件很難的事情，不知怎樣纔能夠學到先生底這樣子！」我露出了讚嘆的樣子。

先生不說什麼。他從懷裏摸出一方手巾，鋪在地上，然後坐下去，默默地望着水。過了一會兒他纔開口說：「不要學我，我已經沒有用了。你看我頭也禿了，體力也衰弱了。我只能夠拿書本來銷磨我底生命。你說你們把用功當作一件難事，可是因為先生強迫着你

們用功。你們也只得忍着痛苦去做。我也是被強迫來用功的。」我不懂得似地望着先生底瘦弱的臉，飄蓬的稀落灰白髮和光禿的頭頂。先生又繼續說下去：「你不懂得嗎？是的，我有一個先生，這便是我底老年。人一到了老年，固然他底閱歷加多，可是他底世界反而縮小了。他似乎生活在一個狹的囚籠裏，這囚籠一半也是他底閱歷，一半是他底精力體力的衰弱造成的。老年人另有老年的世界，這與你們少年人，甚至與壯年人底都不同。人到了這時候，似乎一切勇氣一切生趣都沒有了，只有去等死。別的人（少年人和壯年人）似乎也知道他是快要死的人，沒有用的人，所以都離棄了他，讓他孤另另的去死。我也是這樣，這十多來孤另另的，沒有一個人來幫助我。孤另另的，在思想上，在生活上都是孤另另的，然而同時却有一個幸福的少年人底世界顯現在我底眼前，過去的青春的回憶給我喚起了許多的熱望，可是我底精力體力都竭盡了，而自己又被囚在這狹的籠裏待死。你想，懷着那許多青春的熱望的人怎麼能夠長期安靜地以待死。所以我便決意拿書本來銷磨我底生命，整日埋頭在古書堆中，以便忘却周圍的一切，使我不知道還生活在這世界中，不知道

還有種種間人的活動存在着。我整日整夜地讀那些古籍，讀希臘人羅馬人等等底著作，以及關於他們的記載。可是這也沒有多大效力，因為便在那些書本裏，便在那些陳死人底著作裏，我也看出他們從前追求充實的生命的那一段事實，便是這些書本也不能壓住我胸中的熱望。這些熱望還是照常磨難着我底精神。然而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底那個唯一的辦法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用的，你看現在我底頭髮落得更多了，臉也瘦得更多了，記憶力也漸漸衰弱，大概不久就會免掉這苦痛了。」

先生停了說話，在沈思。我這時候看看先生的臉，覺得先生果然瘦得多了，又想起近一晌來先生在課堂上果然常常做着表示記憶力衰弱的事。這時候又聽見先生在說起死，心裏得覺得悽然，雖然不能完全了解先生底意思。想到像先生這樣的好人就會不存在的事，覺得心裏非常難受，好像先生馬上就要死去似的，很失悔平日不用功聽先生底講說，於是回憶到先生課堂上的種種情形，忍不住竟流下淚來，放下釣竿，雙手緊握着先生底手，差不多要哭出聲來了。

我底眼淚一定是落在先生的手上了，所以先生和藹地安慰我說：「孩子，不要哭，……我不會死的。……我明白了，爲了你們，我還應該話着，」先生底聲音抖得很厲害，像是受了大的感動。我覺得一隻柔和的手在撫摩我底頭髮。

「我要是一個像你這樣的孩子呵！……」先生嘆息地說，然後扶起我頭拭了我底眼淚，裝出笑容說：「我們還是來釣魚罷，恐怕餌已經被魚啣走了」。

先生舉起釣竿，餌還在釣上，於是又放下去，我在旁邊看看先生釣。先生故意做出種種的樣子引我發笑，我笑了。

「我要是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孩子呵！」過了一會兒先生又嘆息說。

「先生，你不是從來不會有個孩子嗎？」我親切地問。

「有是有過一個的。不過在他十九歲的那一年跑了，因爲我不許他和一個他所戀愛的咖啡店侍女訂婚。他們兩個人一道跑了，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從此便不會得他們底一點信息。不知道他是否還活在世上。我早把他當作死了一樣地忘却了。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

情了。……現在想起來很令人懊悔。其實這是我底錯。……可是如今明白，也已經太遲了。……」先生又顯出悲傷的樣子。

「先生，不說那些事了，我們還是好好釣魚罷。你看你還不曾釣到一尾魚哩！」我這樣地說。

「好，說得不錯，還是釣幾尾大魚送給你底那位曼麗姑娘大吃一頓，」先生說着，我們都笑了。

傍晚時分夕陽送着我們兩人回去，我拿着釣竿，先生提着籃子，籃裏有滿籃的魚，說是要給曼麗姑娘送去。

賴
威
格
先
生

二

復仇

一

這一年夏天我應了老友比約席底約，到他底別墅裏去度夏。

我去的時候，那里已經有了幾個客人。一個是醫生勒沙洛斯，一個是新聞記者福拉孟，還有一個名叫比葉莫東，據說是一個中學教員，我是第一次見面的。奇怪的是我們幾個湊巧都是單身漢。

比約席底別墅是在F地，這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僻靜的鄉村。一條河流把全村圍抱在裏面。岸邊有一帶樺樹林，點綴着許多房屋，有的是中世紀式的古建築，有的又是新近的樣式。綠的，黃的，紅的，灰的，各種顏色的屋頂在夏日的太陽下，放射出奇異的光輝，有時候映在水裏的倒影也似乎有了神奇的顏色。水永遠是不息地緩緩地流着，不論是晝和夜

。有幾夜裏，我因為讀書睡得較遲，那時候似乎全村人都睡熟了，我清楚地聽見流水底微妙的私語。可是在平日，這種聲音是聽不見的。我想在暴風雨的時候，水邊一定會奏出特別的音樂。可是當我住在那里的兩個月之內，並不會有過暴風雨。

這裡的禮拜堂並不是什麼大建築，不過時間大概很久了，這是從那剝落了的牆壁和鐘樓底形狀看得出來的。我並不會去過。不過禮拜日早晨開始做彌撒時的鐘聲。我是無一次不聽見的。那嚴肅的悲哀的聲音從不遠的地方傳來，又慢慢兒落進水裏，好像被碰碎了似的，分散在水面，於是不復是嚴肅的悲哀的鐘聲，而成了低聲的，微細的，急急的樂調。剛剛這樂調快在我底耳邊消去了，那悲哀的鐘聲又馬上追來，把牠完全趕走了。但同樣牠自己又撞在水面，變成了微細的樂調。這樣的音樂我是非常喜歡的。

可是我底幾個朋友底趣味却與我底趣味並不完全相同。醫生和新聞記者愛打獵，比約席喜划船，莫東先生似乎沒有什麼嗜好，不過愛寫詩，他底詩，我很不喜歡，因為我縱使不曾讀過他底詩，我也可以斷定他底詩不會是好的。他底相貌非常鄙俗。身體龐大而肥胖

，上面是一臉的橫肉，下面再配上一個資本家或屠戶所特有的大肚皮。兩隻腳又是長短不齊，走起路來一顛一跛，雖然用一根手杖撐着，也不能使他底屁股不向上面聳。在我看來這樣的人是決不會寫出好詩的。不過他自己倒沒有這種見解。所以他依然每日在家裏高高興興地吟哦着。

在這里我們底日常生活除了讀書，打獵，划船，游泳，遊山，散步之外，還有一件不能不提起的大事：就是閒談。差不多每天傍晚，用過晚飯以後，我們都留在座位上，一面喝着咖啡，一面找出各種題目來談論，以消磨這夏季的夜晚。

傍晚時分空氣是很涼爽的。我們底餐桌放在院子裏，眼前就是草地，周圍是一片新綠。晚風吹襲着我們底襯衫，黃昏底香氣圍抱着我們。白日的光明就在黃昏中慢慢兒飛去，讓星兒在黑暗中放射出牠們底光芒。在友誼的討論中，在平和的環境裏，我們底日子就這樣幸福地過去了。

有一次我們不知怎樣竟談到幸福上來。在我這樣的生活就是很幸福的了。我當然表示

出我底這種意見。新聞記者是和我同意的。

可是莫東先生卻發出了異論，他引了英國詩人布郎寧底話，說人生底幸福是在和少女一吻。詩人並不是在和我們開玩笑。我們只看見他說這話時的那種夢幻的樣子，就可以知道他這時真是在夢想着少女底嘴唇，這使我們忍不住笑起來。

「人生最大幸福是在看見正義勝利的時候，」比約席這樣淡淡地說。他是學法律的人，說這種話也當然不無理由。

該輪到醫生發表他底意見了。做醫生的人總是以救助他人爲幸福的，我心裏是這樣想。

「復仇——」醫生慢騰騰地說出這兩個字。

「復仇？」我們都驚叫起來。

「是，我最大的幸福是復仇，」他很鎮靜地說。但又閉了口，好像靜候着我們底詰問。我們都不發言，只是默默地帶着疑問的眼光望着他。他似乎在沈思。過了一會兒他終於開

口解釋了他底意見。他底聲音是很鎮定的，但裏面依然含了一點痛苦，這表示他所說出的話是曾給過他以一個很深刻的印象的。

二

復仇——不錯，復仇是最大的幸福，我是這樣相信的。但這個教訓也是從一個經驗得來。

在兩年以前，我到過意大利。在P小城的旅館裏我曾經有個一月的勾留。有一天晚上，我已經睡了，忽然一聲槍響驚醒了我。過了一會兒房東便來急急敲我底房門。我開了房門，看見她底驚惶的面孔。她驚急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她告訴我在下一層的房間裏有一個房客自殺了。

我連忙提起皮包跟着她下去，到了那房間裏，可是已經遲了。

在地上躺着一個瘦弱的青年，胸膛露了出來，偏左一點有一大塊血跡。臉色白得像一張紙，喉嚨不住地在響。我俯下去聽了他底脈，知道他已無望了。死已來了。我剛站來，

他忽然睜開了那隻血紅的眼睛，口裏說一句「我是福爾恭席太因」，喉嚨裏再吼了幾下，便死去了。

這個人，我是見過幾次面的，我們雖然同住在一個旅館內，但在樓梯上遇見時，連日安，晚安也不會說過一聲。他底相貌非常陰鬱，好像從來不曾有過笑容，我雖然常想招呼他，但終於對他生不出感情來。一直到這夜晚我纔知道他是福爾恭席太因。

福爾恭席太因這個姓，你們總該記得罷。那是曾經轟動全巴黎的米海諾夫將軍暗殺案的兇手。他殺了米海諾夫後就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誰也不知道他底蹤跡。難道他真是在這里嗎？那麼他為什麼自殺呢？

我從房東這里只知道他是一個名叫伊凡黑諾夫的俄國人。在這里住了半年多，在一個鐵廠裏作工。他沒有朋友，也沒有家屬。他並沒有什麼嗜好，房裏弄得很整潔，房錢到期即付，從不拖欠，倒是一個很好的房客。

聽了房東底話，我也不敢相信這自殺青年就是刺米海諾夫的兇手。我想也許他另是一

個福爾恭席太因，自然賀黑諾夫是假姓，但是湊巧這時候我却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證據。我看見他底衣袋裏露出白紙，我便把他抽出來。原來是一束文件。我只瞥見了「福爾恭席太因底自白」幾個字，便一把塞在寢衣底袋裏，房東似乎不曾注意到。

警察也來了，我除了一些照例的問題之外便沒有什麼事了。警察們忙着處置死體，我便回到自己底房間裏來。

夜已很深，一切都是靜寂，半圓的月兒懸掛在藍天裏，牠底冷月的光芒從開着的窗戶射進來，但在屋內的電燈下消失了。藍天的意大利整個兒睡去了，我這一個異邦人這時候却懷着激動的心情讀那全歐洲的人所想知而不得知道的秘密。

福爾恭席太因底遺書很長，而且我現在也記不完了，我只把大意告訴你們。他底自白大約是這樣的：

「我現在是要把我底生命結束了。我想這是我現在唯一的出路，因為不能忍受的生活是應該把牠毀掉。不過我恐怕以後會有人憐憫我，說我是沒有勇氣生活纔去走死路，所以

在臨死之前我決定寫下我底自白來。

「福爾恭席太因，這個姓一年前曾經轟動過全歐洲，被各國報紙稱爲『最可怕的兇手，』被法國警察追緝，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底行蹤，這樣一個人現在却要無名的死在這裏了。」

「有些人也許會說我底死是在懺悔我底罪惡。其實我對於殺米海諾夫的事，並不悔恨。我所殺過的人除了米海諾夫還有一個叫做麥退陳科的軍曹。我以爲我殺他們是正當的。」

「距今五年以前，我是在南俄的一個小城裏，這是我底故鄉。那時我剛同我底伊達結婚了不幾月。我們開設了一家雜貨店，兩人過活得也還幸福。」

「然而『坡格隆』來了。誰都知道『坡格隆』是專門屠殺我們猶太人的組織。狂熱的愛國心鼓動起俄國人民來喝我們這般手無寸鐵酷愛和平的猶太人底血，喫我們底肉。我們底男子無辜地被人慘殺，我們底女人被人奸污，我們底財產被人毀壞，只爲的我們是以色列底子孫。」

「我知道有一個俄國軍官一天曾經殺過十幾個猶太人，姦污了幾個猶太女子，我知道在南俄某一個村落裏有一次舉行村會，村民各人提着猶太人底頭顱骨，來比賽所殺人的多寡。

「這一切我都忍住了，雖然痛楚撕裂着我底心，我也都忍住了。因為我有我底伊達，而且我一個人又能做什麼呢？

「有一天我因事出去了，留了伊達在店裏。回來時遠遠地看見一個軍官匆忙地從我店裏出來。他不久走過我底旁邊，輕蔑地望了我一眼，便向前走了，樣子很是激動，軍服也很凌亂。我忽然不自覺地感到一種災禍之到來。我便加速了脚步，跑進店裏。我推開門，看不見伊達。我狂叫她，也聽不見回聲，我跑上了樓。

「天呀！她赤裸裸的躺在地上，滿身都是血。我狂熱地吻她底臉，她底小手，都冷了。她底眼睛深閉着，並不睜開來看我最後一眼。我哭，我無助地痛哭了許久。」

「我忽然有了一個思想。我認得那軍官是麥退陳科軍曹。我馬上跑了出去，到了總司

令部，要求去見米海諾夫將軍。米海諾夫將軍接見了我，他聽了我底請願後，並不說什麼，只微笑了一下；就叫兩個兵士把我帶出去了。」

「我被他們囚了兩天，等我回到店裏時，什麼都沒有了。我底東西被他們毀得精光。我在這一切的廢墟中哭了一陣。後來我也沒有眼淚了。」

「我沒有家，我沒有親人，沒有產業，連我所愛的妻子底遺體也沒有了。這茫茫的大世界中我還有什麼去處？生活沒有一點可以留戀的東西了。在我前面橫着一條死路。我真像許多失望的人那樣，到那裏去尋找安慰了。」

「忽然一個思想像一綫光明似的射入我的頭腦。復仇，復仇！我似乎又找到一個生活之目標了。我還是要活下去的。在這世界中我雖沒有一個親人，但我却有仇人呢！我要爲復仇而生活，烈火焚燒着我底心，我以最大的決定宣誓要對麥根陳科和米海諾夫兩人復仇。我決不放過那兩個劊子手。」

「我雖然失了我底伊達，但我底復仇心也夠使我生活下去了。忍耐也許是痛苦的事，

但一想到復仇的事，我底全部力量都有了。我必須忍耐一切以達到我底目的。

「我懷着這樣的決心，離開了這成了荒墟的家，我並沒有什麼遺憾，在我什麼都死去了。只有一個東西佔據了我底全思想：就是復仇。」

「經過了短期的飄泊的生活，我居然換了一個俄國人底姓名在這城裏做了馬車夫。我整日勤苦地勞動，過着極其刻苦的生活，爲的是磨練我底身體，以便進行那偉大的工作。」

南俄底氣候非常美麗。到處都是新綠，草原的風送來陣陣的香氣。在月明之夜，星光之夜，整個城市沈醉在俄國青年男女底情歌裏。而我們以色列底子孫卻只有躲在自己底小屋內偷偷地悲泣。這一個想像使我常常不能安睡。我底頭燃燒着，我底心被什麼東西絞着痛。我常常用冷水洗滌我底燒臉，我甚至用力咬我底嘴唇或手指，爲的是使我不要再拿『還要等若干時候』的問題來問自己。我要忍耐，我要忍受一切的苦楚，便是粉身碎骨，也要達到我底目的。

「天幸機會終於來了。在一個大風雨之夜，我把車停在一家大咖啡店門前，坐在上前

打盹。已經很遲了，忽然一個粗暴的聲音叫醒了我。我看見一個醉了的軍官立在我底面前。我底心不禁打了一個冷噤。在這微弱的馬車底燈光下，我認得這是我底仇人麥退陳科。仇人底面容是深刻在我底心上的。

「我讓他上了車，並不拉向營裏，卻把車趕向河邊去。我底心裏充滿着快樂，一路上正在打算怎樣向他復仇。」

「到了河邊，雨勢已漸小了。我停了車，走下車來給他開了車門，說『到了，請下來罷。』他一搖一擺地走了出來，看見周圍的情景，喫驚地問：『這是什麼地方？』」

「我底手已經拉住了他底領口，我狂暴地叫起來：『麥退陳科，你這狗，可認得我？』——『你？』他思索了一下，忽然眼裏現出恐怖的表情叫道：『你？——福爾恭席太因？』他似乎駭着了，身子也站不穩。但是我緊握他底領口，一手扯開他底外衣，又從我底懷裏摸出一把匕首來，在他底臉上晃了一下。」

「『放了我，饒了我罷，看上帝底面上！』他一點男子氣也沒有了，竟要向我跪下去。」

。但我底妻子底血使我忘記了一切。『狗，現在我要你底血來洗滌我妻子底血了。』說着對準他底胸膛用力把匕首刺了進去。他哀叫了一聲。在車燈底微光之下我看見他底痛楚的掙扎和臉上的那種難看的表情，我非常滿意，我覺得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過像這樣的幸福。雨點打溼了我底身體，但我底心還很熱。我抽出了匕首，血跟了出來。我把匕首放在嘴唇邊用舌舐着刀葉，我把血都喫了。我不覺得有什麼味道，只覺得熱。我藏了匕首，把那垂死的身體拖到岸邊，拋進河裏去了。

「雨勢又大了，在漆黑的天空中，看不見什麼，他底身體馬上就被浪花吞去了。一點蹤跡也不留，呻吟聲也沒有。河岸上和先前依然一樣。這好像是夢，可是我底身子很熱，唇邊還有血底氣味。」

「我趕車離了河岸，一路上我唱着歌，心裏非常快樂，我覺得我是世間最幸福的人。我底仇人已經在我底手裏死掉一個了。」

「麥退陳科失蹤，但沒有一個人知道是我把他殺了的。不過我不久也就離開了這城，

因爲米海諾夫已經因事離開這裡了。

「差不多這五年來我到處跟着他。他到哪裡，我也要到哪里。自然在他旅行是容易的；在我卻很困難，往往因爲籌旅費的緣故耽誤了時間，我每跟他到一個地方時，他已經先去了。我跟他到過基也夫，到過阿德沙，到過聖彼得堡，到過莫斯科，到過日內瓦，最後到了巴黎。五年來我歷盡千辛萬苦，做過種種的工作，每日只喫白麵包，喝清水，但我從沒有一天失過健康和勇氣。一個偉大的理想鼓舞着我，——復仇。一想到那個以組織南俄「坡格隆」自任而且是我底仇人的米海諾夫底死，我覺得這真是一個莫大的幸福。爲了這未來的幸福，我就忘記了一切的痛苦和瑣事。

「到了巴黎後，我買了一支手槍，到處訪問他底蹤跡，後來從一個猶太朋友那里知道他常到日光咖啡店去。

「我每天出門時總要把那裝了子彈的手槍吻許久。有一天果然找着他了。他一個人坐在那咖啡店裏。

「我闖了進去，對他叫道『現在福爾恭席太因總找着你了。』我連續發了三槍，我親眼看見，這三槍都打進了他底身體。他沒有開口，只是呻吟着。我自己卻在一陣混亂之中逃走了。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

「沒有人捉住我，我到過比利時，到過瑞士，纔到了意大利。我底姓名響遍了全歐洲，可是我自己卻依舊困苦地無名地而且像一隻狗樣被人追蹤地活着。」

「在從前因為有仇人在，有復仇的事待做，所以能歷盡千辛萬苦而活着。現在呢，生活沒有了目標，復仇的幸福已經過去。我沒有家，沒有親友：在前面橫着不可知的困苦的將來，要是現在我還有什麼要復仇的事，那麼我還可以活下去。但現在什麼也沒有了。工廠裏的煩重工作和奴隸生活，我實在厭倦了。我決定把這生活來完結，因為我一生再也不會有那樣的幸福了。」

三

醫生說到這裏，停了一會兒，把桌子上的一杯咖啡端起來喝完，又惋惜地說：

「福爾恭席太因底遺書大概就這樣完結了。我很對不起他，不曾把他底遺書發表，因為他底話雖是真實的，我雖然也跟他相信復仇是最大的幸福，但人們互相仇殺的事在我看來終於是可怕的，難道除了復仇而外，我們便找不到別的道路嗎？……譬如寬恕，不更好嗎？……為什麼人們不肯犧牲這個復仇的幸福？」

「我想你還是把他底遺書發表了好些，因為這究竟是真的事實，而且也可以把米海諾夫事件底懸案解決了。難道你竟要把福爾恭席太因底秘密永藏在你底裏嗎？」新聞記者很熱地說。

醫生在沈思，還未及答話。比約席便開了口。他底態度是很認真很決斷的：「在現在，除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外，還沒有別的路。」

路，我想是有的，不過沒有人想去走罷了。至於路是什麼呢？在我也只有含糊的概念。奇怪的是醫生既然相信復仇是最大的幸福，卻又說起寬恕。這豈不是很矛盾的嗎？我們都在思索，大家不再開口。我默默地擡起頭，望着繁星在深藍的天空中飛舞。路，路是什麼呢？

父子

——一件實事

「爸爸怎麼人家不到我們這邊來呢？」孩子疑惑地，帶了點失望地問他的父親，他站在父親的身邊，面前是兩個籬筐，裏面裝了好幾顆白菜和一堆番茄，每一樣稀稀的裝不滿半個籬筐。

「你不要性急咧！慢慢兒，人家就會來了。」父親帶笑地回答說，把手在孩子的頭上拍了一下，他的笑有些兒勉強。他不知不覺地把眼光去看那籬筐，幾顆枯萎的蟲蛀過的白菜躺在那裏面。他又看那番茄也不行，有兩三個開始在壞了。這一看就把他的希望打消了不少，他的心馬上就陰沈起來了。

他等待着。他默默地望着那過往的人。他看見一個人走近來，就連忙做一個笑臉來歡

迎他或她。但沒有用處。那人終於做了別的主顧。沒有誰肯走過來在他的籬筐裏翻弄翻弄。

他也沒有有些着急了。人家看不上他的菜，這樣的東西，人家完全看不上眼。人家甚至不肯走過來，向他問價錢，但是他今天把這些菜賣不出去又怎麼辦？他真正着急起來，他看見人，就高聲叫嚷着。他還用不了自然的聲音向人誇示他的菜是怎麼好，怎麼好。

「爸爸，我們幾時回家去呢？」孩子又在旁邊問了。孩子擡起那一張黑瘦的臉，用那一對黑眼睛看他。孩子似乎不懂得他們兩個為什麼應該在這街角白白地站這許久。孩子只盼望着能夠早些回家去。

「小寶，不要心焦，賣完了菜，我們就回去！」父親望着孩子憂鬱地笑了。不過孩子似乎還分辨不出這笑和別的笑有什麼大分別。他就蹲下去把手伸在籃裏弄着一個番茄玩。父親看着孩子這樣做並不去干涉。父親的心在別處。他在想另外的事情。

「幾時纔賣得完呢？」孩子想到這個又擡起頭追問了。他只想能夠馬上就伴着父親就

回去。

父親這一次回答不出來，他自己也想找一個人來問問看，找一個人來回答他。

父親的菜依舊平靜地躺在籬筐裏，父親的心卻在家裏和街角兩處跑，跑得很匆忙，因此就使得他的額上滴下了汗珠。

孩子完全不覺得，他也不再問什麼了。他站起來離開父親，跑到前面人叢中去了。父親不說話，只是用眼睛跟着他，過後就把手不住地在短衣上面擦，這短衣破爛的，上面黏了不少的塵垢。

一個年青的女子走過來，在他的籬筐裏摸索了一番，問了價錢。他快活地想希望來了。但是她並不還價把一個番茄拿起來，又擲進了籬筐裏，口裏咕嚕着就逕自走開了。他想說話挽留他，但他卻只是癡呆似地望着她的背影。

這時孩子跑了回來，眼睛發了光，他熱烈地說：「爸爸，我肚餓。我要喫——。」

孩子一定是看見別人在喫什麼東西。他也想喫，就跑回來向父親討錢去買。但是父親

却把孩子的話打插了，他說：「小孩子這樣容易肚餓是不行的。大人都沒有東西喫，小孩子也應該忍耐一下。」

父親說到這裡卻說不下去了。他的肚皮開始的發痛，而且叫喊起來了。他知道那東西在作怪。他要忍耐也不容易，何況那孩子。沒辦法他只有把兩隻手用力在胸膛上擦。臉色有些不好看。

「爸爸，你幹什麼？」孩子拉着父親的衣角驚訝地問道。」

「肚皮痛，我昨天喫多了東西。所以小孩子要學會忍餓纔行。多喫了東西就要肚皮痛！」父親裝出一種嚴肅的聲音說：「喫飽了，肚皮就要痛。」

孩子有點不相信父親的話。他明明記憶着昨天一天他們一家人只有喝了兩碗白粥。他從來就沒有喫飽過，昨天上午父親喝一碗粥，母親喝一碗，祖母喝一碗，他喝一碗不夠，粥就光了。下午也是這樣，他驚訝地望着父親，他不明白父親幾時多喫了東西。

「小寶你不怕肚皮痛嗎？」父親故意做出嚴肅的樣子看孩子，再問了這一句話。

「爸爸，我不吃東西了。」孩子忽然這樣大聲說。過後他掉頭想了想，又自語似地加了一句。「奇怪！不喫東西，餓起來，肚皮也會痛。」

「胡說！」父親擺出莊嚴的面孔責斥了孩子。

孩子不再纏父親了。父親在旁邊看見這樣子卻默默地流下眼淚來。

「爸爸，主顧來了，」孩子忽然歡喜地拉着父親的衣角說。

一個娘姨模樣的女人提了一個菜籃走來。他在籬筐前面站住了。他彎着身子伸手去揀白菜。一面問：

「幾多錢一斤？這樣壞的白菜！」

父親用戰抖的聲音回答了。他要的價是極便宜的，他只怕多要錢就會把主顧趕走。他還忙着解說菜是怎樣怎樣地好。

那女人隨便還了一個價，比較他討的價低了一些，他只得請她再加一點。他想這一筆生意大概可以做成功了。他的眼睛只是在女人的臉上和籬筐裏打轉。孩子暗暗在拉他的

衣服。

「喂，你又來了！」一個粗暴的聲音在旁邊響了起來。那個三角臉的警察又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他們是彼此認識的。他前天曾挨過一下那警察的警棒。

「先生，對不起，我馬上就走，做了這回生意就走。」他連忙陪笑說，聲音抖得很厲害。孩子躲在他的背後。

「滾，馬上就滾！」警察把臉色一變，就粗聲罵起來。一隻腳踢那籬筐。

「我馬上就走，只做了這回生意。請你，開恩。……」他膽怯哀求說。

「不行！不行！……」警察不聽他說話，只顧自己一連說了許多的不行。

「請你饒我這一次，只做了這一回生意。以後我再不敢犯法。我們一家四口人就靠着這個喫飯。先生，你要開恩……」他差不多跪了下去。

「那女人走了。最後的希望斷絕了。警察却用力一踢，就踢翻了一個籬筐。番茄滾在污地上，有的開始碎了。」

「每天五角錢！你完全不納捐！我不把你抓進公安局罰錢，已經算是很開恩！你還不快滾！哈哈，你有生意？誰肯要你的壞東西？」警察得意地笑起來。

父子兩個一齊俯着身子去拾那些散在污地上的番茄。父親分辯着，聲音含糊，裏面還有眼淚。

「給我滾！」警察把警棒在那彎曲的背的敲着打着，又用腳踢，然後把另一個籬筐也踢翻了在地上。

這兩父子和警察爭吵了一會兒，只得拾起了破碎的番茄和白菜，放回在籬筐裏。

父親終於挑着籬筐默默地走了。孩子跟着他。父親臉色發青，憤怒和悲痛壓着他。好幾對眼睛跟在他們後面。

「爸爸，回家去？」孩子畏怯地問父親。

父親不答話，他挑着擔子往海邊走。孩子也不敢再問。

父親忽然回過頭來生氣似地問：

「小寶你爲什麼不生在有錢的人家？」

父親的臉色不好看，聲音不好聽，問話意思不好懂，孩子不敢回答。

父親又向前面走，不再說話。一步，一步，脚步是很沉重的，孩子在後面跟着，默默地，甚至帶了恐懼的。

到了海邊，放下擔子，父親嘆了一口氣，換了溫和的聲音對孩子說：

「小寶你生在別的人家，現在也該進學堂讀書了。」

父親拍了拍孩子的肩頭。眼淚忽然落下來，落了一滴在孩子的臉上。

孩子驚訝地看着父親。他不明白父親爲什麼要這樣說話，這樣做，他只是叫了一聲，「爸爸。」他的聲音也是悲痛的。他想到方纔的事情，也傷心。

他們站在沙灘上。地下全是黃沙。前面是海。風吹着水時時打擊沙灘。一股一股的白浪。浪聲很大。沙灘上沒有別的人。

孩子不知道父親爲什麼要到這地方來，更不知道父親爲什麼要俯身去拾那沙粒。父親

從身邊摸出一塊布，把沙粒拾起來包了一大包。

「小寶，你快點跑回家，把這個交給媽媽去！」父親命令似地說。

孩子有些遲疑，他奇怪這包沙粒拿回家去有什麼用處。他不伸手去接那沙包，只顧用驚疑的眼光看父親的拘攣着的瘦臉，過了半晌他纔問道：

「爸爸，你呢？」

父親又拍了拍孩子的肩頭，勉強用溫和的聲音安慰那孩子：

「不要怕，我還要買點東西。你一個人先回家去。我馬上就回來，媽媽在家裏等着你。快點去！你快跑回去。這包東西是媽媽要的。」

孩子接過了沙包？起初還不肯走。但父親在催促，繼續地催促着。孩子終捧了沙包跑步走了。他的腳印還留在沙上。

父親望着去了的孩子的背影，眼裏不覺暢快地流下了眼淚。

他想：要是生在有錢人家，孩子這時候一定好好地學堂裏讀書了。他又想：孩子一

定會活下去。這可愛的孩子會活下去，而且不會弄到像他現在的這樣子。

於是他掉過身子，向着那白浪一步一步地走去。

這時候孩子正捧了那一包沙粒在街上跑。

管墓園的老人

我以為偶然的機會來到這古城裏，這地方我是第一次來的。但這短短兩個多月的居住已使我熟習了周圍的一切。我並不覺得在這里我是一個陌生人。

我底性情是無往而不適宜的，無論是繁華的都市或僻靜的鄉村，我都可以在那里安靜地生活下去。雖然人還是在青年，但在氣質上與在經驗上都和一般的青年人不同，自己以為已經看得多知道得多，對於一切事項差不多都是淡然處之，爭勝好動的心思也是非常之淡。所以在這古城裏我也可以住居到兩個月以上，而沒有一點厭倦的心思。

我住的地方是再靜寂不過的。鄰近便是一個墓園。我底房間在樓上，從開着的窗戶望出去，正看見那兩排不十分高的樺樹，和許多排白木的十字架。短短的牆垣上爬生着長春藤，永遠是帶着豐富生命地生活着，和那些白灰色的石棺比起來恰給了人們以相反的印象。

是在秋天，風常常起的，尤其是在夜裏，因為靜寂，所以人更容易聽見風聲。一刮風，樺樹底葉便不住地顫抖起來，發出憂鬱的細語。如果是在深夜，我便覺得那些安睡在墳墓中的人們醒起來了。他們在互相敘述各人生前的故事。風帶着落下樹枝的樺樹葉敲我底窗，使我從夢中醒過來，這樣的事是有過的。我聽見樺樹葉底私語因而做了淒涼的夢，這樣的事也是有過的。但我却沒有一點恐怖的心思。這一切都好像是我底平靜的生活底點綴。我安心地忍耐着。我埋頭在書堆裏，或和房東夫婦閒談，再不然便到墓園裏散步。

房東夫婦住在樓下，年紀都在五十以上了，男的更老一點。他們和平地生活着，勞動着，生活的必需品都是自己製造的。他們自己種菜，烘麵包；只是每個星期到市上去兩次，買些零碎的東西回來。他們沒有兒女，但似乎並不感到寂寞。他們互相愛着，便是在老年，他們也是活潑而健壯，和青年人差不多，也許我還不及他們。我底伙食便由他們供給，我和他們的感情很好，他們把我當作親族似的看待，我常常充滿了感激地承受着他們底照拂。

除了房東夫婦外，在這附近我還認識一個人，便是那照應墓園的老頭兒。他底年齡據說和房東夫婦底相差不了多少，可是他卻顯得十分衰老，頭髮全白，而且頭頂已經光禿了，背彎曲着，腿也不甚活動，走路不方便。他每天除了打掃地上和墓上的落葉外，就似乎沒有別的事可做。我常常看見他一個人坐着晒那秋日的陽光。兩隻眼呆望着那一片綠蔭蔭的長春藤，好像在回憶那失去了的青春，重溫那神奇美妙的幻夢。他一個人可以在那里坐許久，動也不動一動。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底器官弛緩了，他已經失去生活的精力了。我對於他感到很大的同情，因為我看見他是那樣地無助無靠，而且也知道他不久就要躺在石棺裏，與那些被他照應的墳墓中的人同列，而把他底位置讓給後來的人。他不喜歡說話，我們雖然時常見面，但很少有談過三句話以上的時候。有幾次即使我想對他說幾句安慰的話，但每一看見他那無助地望着我沉默不語的神情，我底話語總是到了口而被嚥住，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是恐怕因此引起了他的什麼淒涼的回憶罷。我自己屢屢拿這樣的話來解釋。

這墓園裏有着三十九個墳墓，再加一個便湊成四十的整數，——這也許是偶然的巧合罷，但我每一想到這層，便不禁對這管墓園的老人抱了更大的同情，我甚至於做過另一個不認識的健壯的老人來照應這墓園的夢。那時候自然這裏面依然安靜地躺臥着三十九個墳墓都是我所熟習的，我認識牠們猶如認識我底朋友。

睡在牠們裏面的有軍人，有工人，有學生，也有農人，大家平等地臥在一塊地方，只有各個墓上的幾行字跡區別出各人底身世來。從其中十幾個墓上的字句看來，我知道那裏面的人都不會活過三十歲，有一大半的人是死於戰爭的，墓上還另外刻着這樣的一句話：「自從你底眼睛永閉了以後，我們底眼睛就沒有乾的時候了。」這一句充滿了感情的話，很使我感動，我每一次來讀牠一遍，總要發生一種異樣的心情，但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我卻形容不出。

有一天傍晚，我照常進了墓園，管墓園的老人躬着身子，在掃地上的落葉。他底背微微動着，手沒有氣力地抓着掃帚，一面在喘息，停了掃，立在一個墓前，呆呆地望着墓上

的字跡，稍歇又拖起掃帚走到鄰近的一個墓前，過後又走向第三個墓。我對他叫了一聲「晚安，」他並不回答，也不掉過身子來看我。我默默地跟隨着他。他這樣看了十多個墳墓之後，纔轉過身來。他底眼皮垂着，滿是皺紋的臉上掛着幾滴淚珠。他哭了。好奇心與感動同時佔有了我，我差不多忘了自己地上前握着他底一隻手，激動地問「什麼事？請你告訴我是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他依舊垂頭回答。

「那麼你爲什麼哭呢？這些墳墓於你有什麼關係？」我底激動更加增了。同時他底枯瘦的手在我底手裏顫動得很厲害。

「那是——因爲他們是我底學生，」他底耳鳴咽着。他擡起頭，遲鈍的眼光穿過淚眼射在我底臉上，「他們都是我所愛的學生，且和你一樣都是健壯的青年呵。」

我好像預先覺得他要跌倒上去似的，連忙扶他底身子。這時候我忽然愛他了。是的，不是憐憫他，而是愛他。

「真的，你們青年人都是一樣地可愛呵。……我見過不少的青年人了。……這裏面洛伯爾居樂美都是很出色的孩子，還有那向培諾，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門門功課都考第一，又好學，我們都說他將來一定會是了不起的人物，……又有那德利葉，很有文學的天才，他底詩做得很不錯，很有希望做一個大詩人，……還有那許的孩子，」眼淚還留在他底臉上，臉上似乎罩着一層淡淡的光輝，他進入了夢幻的境界，他在回憶過去的日子。我呆呆望着他，忽然間他底臉陰沈起來，聲音悲苦地絕望地說：「可是他們如今都睡在這裏面了。……陡然給了人們一個永不能實現的希望。……他們被逼着拋棄了自己底志願，到戰場上或工廠裏去，或到其他別的地方去，送了性命，在像你這樣的年紀，……說是爲人類，爲社會，爲國家。現在他們都躺在這裏了，人們很快就忘掉了他們，讓他們冷靜靜的，沒有一點安慰，……他們，這些我底學生呵。……我愛過他們，我曾不歇地工作，把我底知識盡量傳給他們，再希望他們去求更高的知識，做一個比我更有用的人，做出更多更大的事。……是的，我辛苦地教過他們，我熱烈地愛過他們。可是別人卻把他們給我奪

起走了。……甚至不等我做完我底工作，盡了我底責任……更休說讓他們去做他們底工作，盡他們底責任。……現在他們死了，就沒有人記起他們底姓名了，讓他們孤另另的，躺在這裏，聽樺樹底悽楚的哭訴。……我老了，不能夠做什麼了。我又是獨身，沒有家庭，所以我來到這裏。……因為我教過他們，愛過他們，所以我要來陪伴他們，安慰他們，……照應他們呵！……你該懂得了罷。……」說到這裏，又抽泣起來了。

這時候月亮已經升上天空，月光穿過樺樹枝葉，露出些光明的斑點照在我們兩人底頭上。因為他停止了說話，我纔注意到夜早已來臨了。

夜是非常靜寂，空氣柔和地包圍着我們。老人底抽泣聲逐漸低下去，蟲底鳴聲卻高起來了。我緊緊靠着牠，但我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話。後來還是他說：「好了，我現在已經鎮靜了。只願說話，連時候早晚也忘記了，……今晚話說得太多了……這一兩年來都不曾說過這樣多的話。……你回去罷。我要睡了。」說着便動着身子。

我把他扶進他底房裏，等他睡在牀上時我纔掩了門出來。

這一晚我睡得很遲，許多思想在我底腦裏往來。

第二天我又看見那老人照常地工作，可是他並不和我說什麼話，也不提起前一晚上的事。而且從此以後，他底嘴又閉起來了。屢次我想問他，總是話到了口就被嚥下去，看見他那樣子我不禁疑惑那晚上的事原來是一場夢。

他底身體雖是那樣衰弱，但依舊一天天地照常生活下去。我也照常去到墓園。可是他每次看見我，總把我望幾眼，總是那同樣的眼光。他雖然不說話，但我也能夠明白他底意思。他是在說：「你這樣年紀青青，不到世界上去做一點事，卻躲在這墓園裏，給死人做伴侶——真是不應該，」或「別人是沒有機會，而你是有了機會，卻拿來浪費掉。——你這浪費者呵！」

一封 信

Fraulein I. —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距今也已經有四年多了。固然四年不是長久的時間；但是在你底少女底多變的生活中，這四年裏你也許會忘記了不少的事和不少的人。那麼和你只有過些少關係而且是異國青年的我，當然不會存留在你底腦海中了。然而爲了你底緣故，爲了伍底緣故，我覺得應該給你寫這封信。

我將怎樣把我自己介紹給你呢？我述說我底姓名嗎？但是在你底耳裏聽來算是古怪的。異國姓名決不能夠至今還好存留在你底記憶中，而且這古怪的姓名也不能夠描畫出一個具體的我來。我只問你：你還記得在你所愛的伍底朋友中的那一個你以爲有着正直的面顏的青年嗎？我想提起他來你也許還可以有點含糊的記憶，因爲他在你和伍底的事件中多少也會

有過一些關係。如果你是記得的話，那青年便是我了。然而不管你是否還記得我，在我底腦裏你還是活潑的存在着，和四年前一樣。我不曾忘記過你，而且恐怕將來也永遠不會忘掉你，這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世間往往有些人或是被別人暗地愛着或是在別人底心上留下了永遠磨洗不掉的印象，而他或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姑娘，你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了。

我想當你接到我底這封信時，你也許會奇怪爲什麼牠是我寄發的，而不是你底伍寄的。姑娘，現在我不願意再使你納悶了。我馬上就要把這原因告訴你。

是在一年以前罷，伍因爲病後體弱聽了醫生底勸告移居到鄉間親戚家裏去靜養。他底信件依舊寄在他曾經在那裏教過書的學校，由我每星期去替他取一次，擇了重要的轉寄去。有一次我替他取到了一封國外的來信，我當時並不會留心信上的奧國郵票和維也納地址，我就急忙地拆開了，因爲伍底外國友人，大部份我都認識的。一張兩摺的小信箋上現了半面的少女底娟秀的法文字跡。信裏的話想來你該還記得罷。我雖然只讀過一遍，我也就

記得很清楚了。你看我把全文抄在這裏，並不錯一個字；

「親愛的伍：

這是我底第九次的信了，我寄了那麼多的畫片和信函給你，總不曾接到你底片紙隻字的回答，我寄的東西又不見退回。你難道真的把我忘了嗎？

我希望這封信能夠達到你眼簾，請你務必寫幾個字寄我，以便我可以知道你還活在這界世上。別了。

你底永遠愛你的女友 I.

這幾句短短的話，裏面卻包含了很深的意思，牠給了我許多的回憶，美麗的，但也有些是苦痛的。我感動地馬上把你底信加封給伍轉寄去，並附了一個字條說：「I, 底信轉上。請你務必寫一封回信寄去。無論是爲了你底緣故，爲了她底緣故，或爲了我底緣故，總

之請你一定做這一件於你無損的事情。」

你也許會覺得我底字條太來得奇怪罷。然而我深知道伍底性情。如果他接到你以前許多次信都置之不理。那麼這一封信也不會使他改變心思，這一封信底命運也不過是夾在書本裏面作蠶魚食料罷了。況且連你那張美麗的照像如今也不知道遺失在什麼地方，落在什麼人底手裏去了。伍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要在字條裏加上「爲了我底緣故」這一句話。信發出了，我相信伍一定會寫回信給你。你得到了他底回信知道你所愛的人還活在這世界上，對於你這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安慰罷。這樣想着，我很覺得痛快，我想我做了一件痛快的事了。

我以爲信一發出我底心就可以平靜了。然而事實上因了你底這封信卻使我有丁整整兩天的回憶。我回憶起你和伍和我同在巴黎的情形，我們當初的會面，你和伍的關係。

有一天，法文已經學得很不錯而且在大學裏聽了兩年多課的伍忽然告訴我說他要到 *Alliance Française* 夜班去補習法文。我和伍同住一個旅館裏，他底房間和我底是緊

隔壁。我底房間你不曾進去過，我們見面都在伍底房間裏，雖然有時候你來了，伍款留你喫飯，他便把飯拿到我底房裏煤氣架子上來燒，你卻始終不知道我底房間是什麼樣子。那時候我和伍是在一道做飯，另外還有一兩個朋友，因為我怕寂寞，所以大家都在我底房間裏喫飯，在喫飯的時候我們暢談着故鄉的種種事情或個人底希望。我們什麼話都談，往往談了一兩個鐘頭。那一天伍說起要去補習法文，我們都覺得奇怪，不過他也有正當的理由，所以他終於去了。他和你認識的機會就在這一次的談話裏決定了。現在想起來，如果你知道我當時曾勸過他不要去補習法文，不知你會感激我呢。抑或是怨恨我？然而我們誰都不是預言家，都不知道未來的事。就是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會有和你這段的姻緣呢！

可是事情終於來了。聽過了兩的法文課以後伍忽然在喫飯的時候帶着異樣的表情說出你底姓名來了。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姓名呵！又過了兩天，他對於你的批評就來了：「非常誠實，」「異常天真，」「有勇氣，」「又有毅力。」他誇耀地在告訴我們他和你認識的經過。你們同在夜班補習法文，在休息時間裏你走過來和他談話。你把他當作一個日本

人，但當他說明是中國人時，你對他的態度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於是藉着那你們倆懂得的法國語言底幫助，你們，一個奧國少女和一個中國青年就成了朋友。

凡是伍所知道的關於你的事情，他都告訴了我。我知道你是一個中產人家的女郎，因為不願意受家庭底束縛，便跑到外國來謀生。據說你是從維也納步行到巴黎來的。後來你底生活情形以及別的一切，我都由伍底口裏聽到了。我知道你學會了裝訂書報的手藝，白天在一個訂書作裏作工，每月有四百佛郎的工資，這確實是微少的工資，尤其是對於一個少女。更後來你底面貌我也知道了。橢圓形的豐腴的面龐，棕色的頭髮，活潑的大眼，玉葱般的鼻子，表示出有決心的小嘴，堅實的身體。甚至於你有一雙粗細適中的腿的事，我也知道了，因為你對伍說過，你底父親因為你底腿生得好，便要你將來去學跳舞，學演戲，……總之，我把你知道得這樣清楚，可是那時候我還不曾見過你一面呢！我現在把這些事情毫不隱瞞地告訴你，你該不會十分怪我罷，而且使你有機會知道你是怎樣地顯現在一個未蒙面的人底眼裏，你也許可以得着一些安慰罷。不過現在對於你我並不是未蒙面的人

了。

那時是在四月，在這多雨的巴黎城裏四月算是天氣最好的時期，陽光，新綠，單是這兩樣就夠人懷念了。照例星期日我們幾個朋友要到郊外樹林裏去散步，伍自然也和我们同去，可是自從他認識了你以後，逢着星期日他便不肯和我们同去散步了，因為他有了你，他要陪伴着你玩。爲了這件事他不知道受了我们若干次的嘲笑，他都微笑地忍受了，不動氣，也不分辯。自然他知道我們底嘲笑是好意的，就是使大家玩得更快樂一點，使大家有大笑的機會，不然我們這一羣常常是太沉悶了。你和伍很接近，你可以知道他，你看他有時候竟是多麼地沉悶呵！是的，我們底嘲笑常常是好意的。譬如伍說他這一天要和你到樹林裏散步，我們便不約他出去，我們只是給他提議說：「在樹林裏很有機會把她擁抱幾下，或者和她接幾次吻。」他雖然分辯說還沒有到這程度，可是晚上他回來時候他就會多少帶點羞怯的微笑地抱怨我說：「總是你們不好，不然我決不會想到擁抱接吻的事情上面去。」這樣我知道他已經擁抱過你了，而且吻過你底嘴唇了。我又知道這時候他心裏是很歡

喜的，這看他說話時的夢幻的樣子就明白了。所以我帶笑地回答道：「我不好！你正應該感激我呢！」……這些事你是不會知道的，但是如今我不隱瞞地告訴你了。我想你是不會怪我們的，固然這些擁抱和接吻如今會給你增加些苦痛的回憶，然而這些擁抱和接吻究竟是很聖潔的，無可非難的。你有什麼可以惋惜的地方呢？縱然是爲了現在的痛苦。

又有一天我們陷在困難的情形中了，因爲國內的寄款並沒有按期到。我們幾個在一處喫飯的朋友起了恐慌，大家商議的結果是推定請伍出去借錢，因爲他比我們先來巴黎，而且朋友也比較多。他出去了，晚上十二點鐘還不見回來。我知道夜班是十一點鐘下課，他一定是到別的地方去了。也許白天不曾借到錢，所以晚上再去試試。但這夜深他到什麼人底家裏去了呢？我想不出。可是我底眼皮已經開始垂下來了。我習慣總是在房東熄電燈以前睡覺。

不知道什麼時候門響聲驚醒了我，模糊中我聽見伍底脚步声，接着起了擦火柴的聲音，於是火光一亮。我知道一定是伍回來了，到這裡來拿鍋去燒洗腳水，因爲他每晚都要洗

脚。我便問道：「伍，你才回來？什麼時候了？」

「大概有一點多鐘了，」他站在煤氣架子前面回答我。

「你可以早些去睡了。回來得這樣遲，到什麼地方去了？是不是錢沒有借到嗎？」

「錢借到了，」他憂鬱地回答。

我很奇怪他為什麼有這憂鬱的聲音。可是不等我開口，他就走到我底床頭，靠着欄杆，使他發出低微的聲響。他遲疑地，畏怯地說：「金，錢借到兩百佛郎，……我……用了。」

「你通統用了？真的？」我驚訝地問，因為我知道他素來不喜歡亂用錢。然而他說的，一定是真話，他素來不扯謊，或開玩笑。「那麼明天我們底中飯呢？」

伍不開口了。我有點不高興，他為什麼不顧我們幾個人底飯食把借到的錢一個人通統用去了呢？我也不說話。我不高興的時候常常是不說話的。

「現在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借錢了……這兩百佛郎也還是費了大力纔借到手的……」

：「明天叫我怎樣對付他們呢？」伍自怨自艾地說。「我本來不該用這筆錢，不過我看見她那樣子，我完全把自己底事忘記了。……金，你寬恕我嗎？我把錢通統借給她了。」

「借給她了？」我更覺得驚奇了，但我却開始了解伍了。

「是，通統借給她了。今晚下課以後我和她同到鐵塔下面的公園裏去散步。這是一個明媚溫暖的春夜，已經夜深，遊人很少，園裏很寂靜。天空閃耀着一天的星。我們慢慢兒在曲折的幽徑裡閒步着，一面談着彼此底身世。我們走到橋上，眺望那春夜的巴黎。我們底話題忽然轉到她現在的生活狀況。她說她在巴黎是異常寂寞，沒有一個親人，她懷念着故鄉的家庭。她又說到她目前的苦況，明晚因為沒有交學費恐怕要輟學了。房錢一個星期內也要交付了，她手邊沒有一文錢，現在又不是發工錢的日期，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在巴黎她是孤零零一個人，連一個親人也沒有，忽然我看見她底底眼淚流出來了。我找不到半句話安慰她。我只想和她同聲一哭。後來我想起了身邊的兩百佛郎。我拿了出來預備借給她，我又怕她不肯收。我還扯了一個謊，說我底家款寄到了，所以有錢借給她，她將

來可以還我。她纔收下了。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們底事。我沒有想到我們明天連買麵包的錢都不夠……」

我不等他說完就岔嘴說：「不要多說了。錢，我有辦法。我明天一定給你借到兩百佛郎，你現在去睡罷。明天早晨有課嗎？」

「沒有。只是我不該做錯了事，要你來着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借到錢。」

「做錯了事？不，你做得很對。我若處你底地位，我也會像你這樣做。」

「金你真是這樣想的嗎？我多麼感激你！」伍驚喜地說。

「不要說感激了。你快去睡罷，」我也覺得高興。然而等到伍去了以後，我卻感到爲難了。我到什麼地方去找這兩百佛郎呢？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好的辦法。最後把心一橫自語道：「家裏還有些玻璃瓶，至少可以換到一餐的麵包。其餘的事以後再說罷。」我底思想也轉到那明媚溫暖的春夜，樹木茂盛的公園，曲徑裡散步着的情人，寂寞的少女底眼淚。我完全忘掉明天的麵包了。

第二天早晨出乎意料之外地銀行送了通知書來，我底家款到了。於是借錢的問題便自然地解決了。

我如今把這件事情告訴你，並不是要你回想到你底過去的夢魘，不，我底意思全不是這樣，我要你明白就在那時候你已經給了我們何等良好的印象。你看，你是怎樣地使我們有了含淚的微笑了，這可祝福的微笑呵！牠使我們變得純潔多了。姑娘，你看，生活究竟是多麼美麗的啊！

於是那一天來了。伍和我商量請你來喫飯，他很高興地對我說你答應來了。他買了楊梅，買了牛奶，買了雞蛋，買了番茄，又買了米，早早地在家裏預備起來。把番茄放在米裏煮，說是你愛這樣喫的；把楊梅洗乾淨了浸在牛奶碟裡，放了糖進去，說也是你愛這樣喫的。四五點鐘的光景你來了，伍底房裡有了異乎平日的歡笑聲。我和另外一個朋友進了伍底房間。那另外的朋友，就是你說的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呵！一推開房門，我差不多喫了一驚，我想怎麼世界上竟然有這樣純潔的面貌！那時你和伍並坐在牀上。你穿着黑色的

綢衫，腰間緊緊束了一根窄的紅皮帶，健康色的手膀露出來，與黑衫映着顯得更加鮮艷。這裝束在法國女子中間很少看見的。這已經夠給人一個新鮮的感覺了。然而還有你底面貌，呵，這面貌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了。橢圓形的豐腴的面龐，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活潑的大眼，一個玉葱般的鼻子，一張表示出來有決心的小嘴，這一切都是我所深知道的，但是我所料想不到的，使我驚奇的，就是在這一切之外，還有那天真的，純潔的表情，不，「天真」和「純潔」這些形容詞還不恰當，我將用什麼字來形容呢？我或者可以把我底當時的感覺說出來，就是見了你，人馬上就忘掉了自己，他底心高揚起來，好像受到了一次祝福，要把這祝福再施給他人。總之一切瑣碎的思念都沒有了，只想做一件好事，幫助他人，甚至不認識的人。你底美就是這樣的一種美，至少你給我的印象是如此。你該不會以爲我底話有些誇張罷，我是真實地寫出我底實感呢！

你帶笑地從牀上站起來，伍給我們介紹了，大家握了手，坐下來，談了些話，我們就這樣認識了。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都很快活，因爲伍得到了一個這樣

純潔的你。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你和伍的關係也跟着時日深了起來，你常常到我們這里來，他也到你那里去。一天他很高興地告訴我們，你把兩百佛郎還給他了。他一定不收，但你堅執着要還，他說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你和別的女子不同。他又說你約他在暑假時一同步行到法國南方海濱的城市去玩，他很高興地答應了。爲了籌劃這筆旅行費，他便選了一本法文小說來翻譯，預備寄回國內去賣錢。伍底爲人平日是很「實際的」，他不喜歡詩和小說，可是爲了你底緣故，爲了要和你同去旅行底緣故，他竟然用功地翻譯起小說來，這也可以看見他當時愛你之深。從此他除了上課或者和你出去遊玩以外他就不出街了。他伏在那小小的圓桌上，一字一字地翻譯一本左拉底沈悶的小說，我看見他這樣做，有時候也禁不住笑出聲來，但我對他這行爲很了解，而且我願意擔任替他去交涉賣稿的事。不過這也不能阻止我嘲笑他。我嘲笑他，我同時又暗地祝福他，祝福你。日子就這樣過去了。你還常到我們這里來。我們常常談笑。生活是如此地美滿。

然而陰影來了。不知道怎樣我注意到伍底翻譯工作變得很遲緩了。而且我還注意到了別的事情。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我忽然對伍說：「伍，你近來又變了。」他吃驚地望着我，但他開始明白我底問話底意思了。他埋着頭吃他底盤裏的馬鈴薯，不回答我底話，我又說：「是，我看出來你近來不大愛了。」

伍慢慢地擡起頭用憂鬱的眼光來看我，他開口了。姑娘，你猜他怎樣回答我呢？他說：「不錯，你說得對。」伍底誠實是值得稱讚的，但反而因了這誠實我感到了很大的痛苦。我又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呢？你們倆不是很好的一對嗎？你還可以再在什麼地方去找尋像這樣的一個女郎？」

伍思索了半晌纔用憂鬱的聲音回答我，他底態度依舊是很誠懇的。他說：「我這個人也許是生就了這個不適宜於戀愛的性情罷。不知爲什麼緣故近來我底心忽然冷淡了起來，我們開始覺得我不愛她了。而且我們兩個也很難結合，她究竟是一個外國女子。」

我憤憤地說：「外國女子有什麼關係？只要是一男一女，只要是互相在愛着，就可以

結合了！」我以為我底理由是很正當的。

姑娘，你想伍怎樣說呢？他很莊重而且做着手勢地說：「我通統都想過了，我和他結合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風俗習慣都不同，回國以後會感到種種的不便。而且外國人底生活標準比中國人底高得多！……」

「我看我底生活是非常儉樸的呢，他不見得就不及中國女子！」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岔嘴說。

「然而他總是個外國人，」伍固執着說。我知道這是託詞。

我們底話都失了效力，因為伍底心已經開始冷了。我不敢想像你那時候的心情，我相信你底敏感的心一定會知道伍已經開始不愛你了。這對於你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打擊呵！

在這一次談話以後，我看見你到我們這裏來過幾次，我每一次看見你，就想到伍從前告訴我的你願意跟他回中國去的話，我底心就感到一陣劇痛。是的，誰看見你那純潔的面龐上的含着隱憂的強爲歡笑的表情，能夠不感到心痛呢？何況是一生祈禱着世間不會再有

一個感到不滿足的人的我！

你不再在我們這裏喫飯了。我問伍爲什麼不留你，是的，我相信他要是留你的話，你一定不會走。每次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示意叫他留你喫飯，他總是裝作不懂的樣子，也許他真是不懂，因爲你已經不復是他所關心的人了。

愛情變換得這麼快，簡直令人不相信。說伍愛上了別人嗎？我們敢擔保他那時候很少和別的女子往來。「你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們憤憤地責備他說，我希望他否認，他分辯，然而他却苦笑着，誠實地回答說：「是」。這誠實，這麼殘酷的誠實呵！

過了一天你來了，但不久你和伍一同去了，我只看見你底那種極力忍住的悲痛的样子，我不知道你和伍談了些什麼話。在喫晚飯的時候，伍坦然對我們說：「我們出去的時候在路上，忽然悲聲對我說：『伍，你不再愛我了。』我回答說：『是的，但我也沒有愛別人呢！』因爲我想我不能夠哄騙她。她聽了我底話，好像受了鞭打似的急急掉開了頭。她埋頭走着，不再說一句話。我們快要分手了，我覺得讓她這樣回去，心上未免過不去，恰

巧走過一家賣花店前，我便和她進去，買了一束玫瑰花送她，又選了一朵最好的替她插在外套上，這樣我們纔分手了」。

「我想她回到家裏一定會吻著花痛哭的，你太殘酷了！」姑娘，是這樣嗎？因為這是那個你以為有著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對伍說的話呀！

我呢，我沒有說什麼，我只是想找個機會來痛哭一場。我才知道生活是這樣地可怕。又有一次晚飯後我們在房裏談話，談着你底事和別人底事，談了一兩個鐘頭。伍回到自己底房裏去了。但他不久又拿了一張紙條走過來，大聲說：「奇怪，I來過了！」他把手裏的紙條遞給我。我讀着你寫的字：

「親愛的伍——我知道你不再愛我了，但我還愛你。你不能多少愛我一點嗎？你這幾天不再來看我了。我一個人在家裏寂寞得難受，到公園去或別的地方也是一個人，冷清清的，沒有一個肯聽我的談話，肯安慰我，關心我底人。只有你了。你究竟曾經愛過我呢！所以我來找你。今晚月亮很好，是這樣美麗的夜晚！我想約你出去玩。我

來了，我來了，你不在房裏。但鑰匙又在門上鎖孔裏，我知道你沒有出去，即使出去了，也去不遠，馬上就要回來的。我在房裏等着，等了這許久還不見你回來。我想你一定是在你朋友底房間裏，可是我又不知道是幾號房間。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呢？你這幾天爲什麼不到夜班來上課呢？病了？還是事忙？我現在去了。希望你明天晚上到我家裏來一次，無論你愛我不愛我，請你一定要來一次呀！我永遠是愛你的。

你底「」

姑娘，我把這封信抄錯了嗎？我敢說不會的，因爲我至今還替伍保存着這封信呢。你底這封信不僅感動了我們，甚至把「實際的」伍也感動了。他聽了我們底勸告馬上就到你那裡去，到了夜深才回來。我們心裏很快活。我們想你們底愛情又復活了！這可祝福的新生呵！於是我們，你和伍，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又有了一些歡笑的機會，快活的日子。我們想從此憂鬱不會再來拜訪我們大家了。生活究竟是美麗的。

然後過了一些時候陰影又開始來了。我顯明地看出來伍底愛情又開始在動搖了。於是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極力設法避免第三次悲劇底演出。

一天晚上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和伍談到你，伍表示了一點厭倦的意思，那個朋友便莊重地對他說：「伍，我看你也需要一個女人，你有時也感到性的苦悶。那麼你和I結合不好嗎？你爲什麼還要猶豫呢？你難道還可以在別處找到比她更好，更愛你的女子嗎？」

伍依舊不躲避，他坦白地回答說：「你底話固然不錯。可是我覺得現在又不愛她了。我這個缺乏熱情的人確實是不配女人來愛的，我對於被愛的事情也有些厭倦了。況且她是一個外國女子，我底家庭恐怕又通不過……」

姑娘，你底事失敗了。他有那許多的理由。而且現在又加了一個「家庭通不過。」他是很誠實的，他決不想說一句謊話。我們相信他。但我們也可憐他，同時我們想爲你底不幸一哭。接着我和伍又談了許久，他又發表了他底長篇的解說，結果是等於沒有結果。

我們只有苦痛地等待着第二次悲劇底演出。這第二次的悲劇顯然要比第一次的更可怕罷。然而別一方面的打擊來了。一天早晨伍得了一個電報，是他底兄弟發的，說母親病危叫他馬上由西伯利亞歸國，並把路費電匯了來。

伍素來愛母親這電報顯然給了他一個大的打擊，同時也是給了你一個更大的打擊罷。他決定馬上回國了。他懷着悲痛的心情整整忙了兩天，他差不多失了常態，他完全把你忙掉了，他甚至囑咐我你來看他時不要把他回國的消息告訴你，他不願你去和他送別。

果然第二天，就是在他臨行的前一天，你來了。我聽見你底腳步聲，我聽見你在叩他底門，我開了門，張望又馬上把門關了。我怕被你看見，因為我不願對你扯謊。我聽見你在門前遲疑了一會兒，終於走了。於是我開了門，立在欄杆前，望着正下着樓梯的你底背影，我含着眼淚微笑了。我在心裏喚着你底名字，我暗地祝福你。你去了，我又回到我底房門前，我在那里癡立了一會兒。我完全忘記了自己。

第三天就是伍臨走的那一天了。他早早的走了出去。我喫過中飯後在他底房裏取東西

有人在敲門，我連忙去開了門。看見你立在門前，我不讓你進來，怕你看見房裏的情形，我便帶笑說：「伍出去了。」你失望地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爲了你底緣故，我不得不扯謊了，但我也不同意完全扯謊。我說：「他得了家裏的一個急電，恐怕要到深夜才回來」。

「什麼事？不要緊嗎？」你底面容立刻變得憂鬱了。我不敢直視你底純潔的眼光。我慚愧地低着頭說：

「謝謝你，不要緊的，我叫他明天來看你」。

姑娘，你看我是怎樣地哄騙着你呢！你現在願意饒恕我嗎？

你底臉上又有了笑容了。你用極其溫柔的聲音對說：「謝謝你。請你告訴我來看過他。」多麼溫柔的聲音呵。於是我們握了手分別了。這就是我們底最後的一次的會面呵！這次會面以來我忘掉了許多事情，可是你底印象我却永遠忘記不掉。我每一次想到這次的會面，我就禁不住含淚地微笑了。我好像受到了一次的祝福，我就想到要做一件好事來幫

助別人。爲了這個我是應該如何地感激你啊！

天晚了，伍回來了，我們幾個朋友便又聚在一處。行李已經收拾好，而動身的時間還早，我們談了一些閒話。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問伍道：「你不給I寫封信嗎？你就這樣地走了，也不去和她告別！」

「好罷，」伍疲倦地說，摸出自來水筆在日記簿地寫撕下一頁紙匆忙寫了幾行，遞給我說：「你替我寄去，你知道她地址」。我把信讀了，上面沒有什麼感情的話，他就拿這個來和一個情人告別！我很不滿意，可是在這臨別的一夜我也不願意拿不愉快的話來分他底心。我默默地把信藏在懷裏，我想這封信不知道會怎麼地使你傷心，我差不多連寄發的勇氣也失掉了。

在月臺上送了伍上車後回來，在地道車裏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談着伍和你底事，又談到伍給你的那封告別信。我把信給那朋友看，他讀完嘆了一口氣，默默地拿着信紙出神。忽然他底眼發出光來，他底臉上露了笑容。他得意地說：「我有辦法了！」然

後又問我道：「你有伍的相片嗎？」

「有一張美術照片，」我惶惑地回答，我不曉得他底辦法是什麼。

「那更好了。等我來造一封假信。我們回去馬上就做罷！」

他果然用法文寫了一封很委婉的告別信，把伍底國內通信處也告訴了，並且把那張美術照片也簽了名附寄去。

他真聰明，他學伍底筆跡學得真像，他寫信寫得那樣好！你稱讚他底聰明，他底聰明居然把你也騙過了！

我們把信寄了出去。我想你一定收到了的。可是以後我們就沒有得着你底消息，也不會遇見你一面。你就不留痕跡地消滅了，因為不久我又因事離開了巴黎。半年以後我回到巴黎，忽然想起了你，到那地方去找你，據房東說你很早就搬走了，並不會留下一個新地址，不過彷彿會說過要回維也納。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關於你的唯一的消息。

伍回國後，竟沒有再到法國來，連信也沒有來一封。我回國纔遇見伍，知道母親病危

的消息是假的，是造來驅他回去結婚的。他結了婚很不得意，整日地過着平淡的機械的生活。他時常和我談起巴黎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懷念。他却不曾談起你，即使我提起你底名字，他也故意把話題支開，使我也沒有辦法。我只有暗地嘆息，我只有祝福你另外找得一個比伍更滿意的愛人。然而無論如何，我從伍底口裏總得不到一點你底消息。

一直到讀了你最近的那封信，我纔知道你曾經寄了那許多的畫片和信函給他，而他竟忍心連一封回信也不寫。

這件事過去後又有半年多了，伍病好了回到上海來，我們談了許多話，我忽然想起了你底信，便問他道：「你接到I底信嗎？」因為伍在回信裏並沒有提過這件事。

「接到了，」伍帶笑地說。

「你寫了回信去罷，」我無意地說，我並不是有心問他，因為我相信他一定早寫了回信去了。

「我沒有寫回信，而且連她底信也不知遺失在什麼地方去了。」伍底臉上依舊帶着帶笑

容。

「真的？你果然這樣做了？」我憤憤地說，我怪他竟是這樣無情！「你連這一點小小的安慰也不肯給她嗎？」

「這有什麼辦法呢？環境逼着我不得不這樣做。我已經不能夠愛她了，那麼留着她底紀念物又有什麼好處？只不過更容易破壞我和妻中間的和平罷了。所以連她從前給我底她的照像也給別人拿走了。你知道我是不會愛妻的。我現在才知道世界上只有她一個人真正愛我，而且我只真正愛過她一個人……可是現在什麼都完了！這只是一場好夢……」

我不能夠再責備他了，我覺得我是開始在了解他了。像他這樣的人也只能夠這樣做。這在他是無可非難的了。姑娘，你深知道他，你爲他設想，你以爲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嗎？……」

然而我是不能夠沉默的。我應該把他底這番心事告訴你，我是他底一個朋友，我也是你底一個朋友，我應該代他寫這封信給你，使你知道他一生也不會寫回信給你了。你縱然

每天寫一封信給他，把你底胸懷完全吐露出來給他，他也不會放棄他底沉默的態度了。對於你，他是死了。

可是有一點你可以引以爲自豪的，也許可以安慰你的，就是你終於獲得了他底心。就在沉默中他也時時暗地祝福你，想念你，不過爲了另一個人，也許同時還爲了他自己底和平與幸福，他不得不在表面上把你忘掉了。他是這麼一個人。我並不讀同他底辦法，但我多少了解他。我希望你也能夠了解他。因爲你了解他，你自己也可以寬解一點，同時你也可以勉強把那過去的事情忘掉了。

世界是這樣地大，需要着愛的人是這樣地多，你在他底身上已經不能夠用你底愛了。那麼把你底愛發展出去，不要再專愛他一個人，去愛那廣大的人羣罷。從他們那里你決不會得到失望的。是的，能夠這樣地愛人，決不會有失戀的結果。

姑娘，你相信我嗎？這是我底第一封信，也許還是我底最後的信了。我祝福你！

你底有正直的面顏的朋友。

一封

新 光 小 說 叢 書 之 一

“父 子”

巴 金 著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實 價 四 角

發 行 者

新 光 書 店

上海霞飛路三八號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經 售

一 九 四 〇 年 四 月 初 版

82

777/F

504

00
+
4
7



\$. 40

20.724